

“威尔逊总统”号不寻常的第17次航程(2)

◆ 王德禄 程宏

海归旅途遭遇艰辛磨难

调整房间本是很正常的事情,赵、沈、罗起身带着各自随身行李,离开了自己房间。鲍文奎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没听到广播,故没离开自己房间。谁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官员正在指定房间里等候他们,手里拿着名单,来一个,扣一个!硬说他们可能带有秘密资料,接着就强迫他们到厕所脱了衣服,对他们搜身,一件件查他们的行李,连一块看起来像肥皂的东西也不放过,他们的工作笔记本也被抄走了,然后他们被一个个单独查问。据罗时钧回忆,查问内容主要围绕着钱学森和加州理工学院:“你知道钱学森吧?”“你和钱学森有什么联系吗?”CIA官员还傲慢和挑衅地说道:“你们看这船上有100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的?你们都知道吧!”面对这样的恶语盘问,无论怎样回答,结果都一样,扣你没商量!

赵忠尧早年就曾经留学过美国,1946年受国民政府军政部(后为国防部)派遣再次到美国学习、了解核物理学前沿的情况。那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核物理学家了。1948年,虽然身在美国,他仍被推举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赵忠尧在美国花了两年时间购买有关的科研设备。其间,萨本栋(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秘密汇去5万美元的加速器采购费用,但仅仅是整机价格的八分之一,为此他将自己作为“公派”人员的1万美元生活费控制在2000美元左右,节衣缩食,省得不能再省,节余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购置设备,他还为一些加速器及宇宙线实验室做义工,换得了一批器材。虽然中国大陆政权变更,赵忠尧仍然按原计划进行,陆续把装配加速器的30箱大件东西发运回国。

赵忠尧回国前的1950年1月,美、英、法

等国在巴黎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该机构制定禁运货单,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性物资和技术,禁运物资基本分为军用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3大类。“巴黎统筹委员会”设立了“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禁运货单。美国情报部门在注意起钱学森之后,也注意起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赵忠尧。此次回国,为了规避风险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把一些所谓敏感的东西分散到同船归国的其他同学的行李中。

沈善炯和罗时钧,这两个年轻人都是刚刚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学生,而罗时钧的博士导师之一是钱学森,一般认为加州理工学院的背景是他们被追截拦阻的原因。而罗沛霖(电子学家,中科院院士)在1989年接受采访时说,钱学森和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认识,比他高一班,他赴美还是钱学森向加州理工学院推荐的,在加州理工学院他每个礼拜都到钱学森家。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了钱学森后,也注意上了他。罗沛霖系中共派出留学,因此学成后急于回国,并对美国“禁归”令有所警觉,在1950年6月份买了机票,先飞到夏威夷,在那里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替补了一个下船的铺位,抢先回国了。罗沛霖认为美国人在横滨肯定是要找他的,如果他晚回来一班船,可能也会被美国政府扣留了。乘坐后一班船的罗时钧,实际上是代他受难的。罗沛霖之子罗晋说,20世纪80年代罗时钧也曾经对他讲过,“美国当局一时将两位姓罗的博士混淆了”。

邮轮抵达菲律宾马尼拉,还是不让船靠码头,这回麻烦又落到在横滨侥幸逃脱的鲍文奎身上了。晚上7点钟,广播呼叫鲍文奎,说船长有请,鲍文奎应声去了。在一个舱室中有4个人等着他,两个美国情报官员和两个菲律宾警察,那两个美国官员是从横滨坐飞

机追来的。他们“约见”鲍文奎的理由是要检查鲍文奎的行李。经过仔细检查后,他们没查到有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是美国情报官员并不善罢甘休,还要把鲍文奎扣下。

菲律宾不是二战的战败国,不像日本那样受战胜国驻军的管制和任意摆布。菲律宾警察告诉美国官员,在菲律宾国土和海域上抓人,必须办正式手续。巧合的是当天晚上轮船得到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台风,清早必须开船,这样就没有时间办理手续拘留鲍文奎了。在对鲍文奎搜查和盘问了三四个小时后,没有形成实施拘留的有力证据,最后只是把他的笔记本扣下了,理由说是要找人去鉴定,因为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看不懂本子上记的科学符号。最后,鲍文奎再次有惊无险逃脱了美国当局对他的追截拦阻。

邓稼先也在这次航船中。当年美国当局将核物理、火箭、电子技术等专业的中国学生列为重点“拦阻”目标。邓稼先主攻核物理,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氘核的光致蜕变”,却未被列入黑名单,原因可能是他跟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都没有关系,而且刚毕业,没有什么显赫成绩,更与核武器无关。美国的这一疏漏给中国大陆送去一位发展核武器的核心人才,也给邓稼先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谁能料到仅仅14年后,中国西部罗布泊上空就升起了蘑菇云,其中就有这位年轻物理学家作出的杰出贡献。

当年,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有两个全国性组织:一个是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于1949年6月18日在匹兹堡正式成立,顶峰时期会员达700多人。它是中共地下党员为主发展起来的组织,成立的初衷是宣传新中国的形势,号召动员中国留学生回国。另一个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简称CSCA),于1909年庚款



“威尔逊总统”号第17次航程中国留学者回国人员通讯录

留学的第一年成立于纽约,全盛时期注册的会员近2000人。CSCA是北美地区最活跃、成员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中国留学生组织,1949年后,活动内容多以时政交流和文体娱乐为主,活动形式多为夏令营、冬令营等,一些地区的CSCA负责人中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两个组织被美国当局认定为“颠覆性组织”,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被迫解散,CSCA为保护会员安全,1951年夏初也宣布自行解散。

神探

李动



26. 危险潜伏在身边

反扒民警,不仅需要有一“辨二等三抓赃”的业务技巧,还需要有擒拿格斗技术和充沛的体力。陈峥在师傅们的引领下很快掌握了反扒技巧,她也到警校训练学会了擒拿格斗术,但女人天生体力不及男子,加上她人瘦个小,抓手见她是一个小女人便会极力反抗,为此,她被抓手摔过跤,也扭伤过脚,甚至手指被扭成骨折和韧带撕裂。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反扒刑警更危险,他们天天箭在弦上,刀刀出鞘,大脑神经无时无刻不紧绷着。

2000年一个夏天的早晨,陈峥只身一人乘上中巴寻觅“猎物”。当中巴车停靠共和新路时,上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子,陈峥感到此人似曾相识,仔细一想曾经跟踪过他。陈峥立刻低下头隐藏起来。该男子至提篮桥站下车,陈峥悄然盯上,他又上了另一辆车,陈峥一直紧盯不放。对象又换乘了13路车,他在车子的前门用右手闪电般地掏了一名乘客裤子后袋。陈峥立刻上前果断地一把擒住抓手,与此同时又叫住被害人。

被害人用手一摸裤子后袋,皮夹子果然不翼而飞,他见提醒自己的女人正在抓一个高个子中年男子。窃贼见是一个小女人,立刻疯狂反抗,陈峥坚决不松手,对方拼命掰她的手。陈峥被对方扭得钻心地疼,眼冒金星,但她绝不松手。为了制住对方的反抗,陈峥下意识狠狠地咬了对方一口,疼得对方立刻松了手。被害人见状上来帮忙陈峥扭住抓手,陈峥趁机闪电般地掏出手铐给其戴上。

当乘客得知这个小小女人原来是便衣警察,全车的乘客为她鼓掌,抓手说:“我算得上小心了,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你这个矮小女人会是警察,一点也没设防。”

几年来,陈峥曾多次面对拳头和利刃,但都化险为夷。她第一次遇险是2000年早春二月的一个黄昏。那天,她与搭档霍达仁一起趁下班高峰来到74路车站寻觅猎物。突然发现一个5人团伙,其中4人打掩护,人在车后门

佯装上车时动作敏捷地偷了一乘客腰部手机。陈峥立刻将其现抓,厉声道:“我是警察,别动!”对方先是求饶:“大姐,我把手机还了,你就别抓我了。”陈峥坚决地说:“这哪行!”对方后来开始反抗,两人扭在了一起。突然,另一个同伙拔出一把15厘米长的单刀刀向陈峥刺去,搭档霍达仁在3米开外状冲上去,一下子将男子扑倒在地。车上几个男乘客挺身而出协助警察,一车厢的乘客大声助威,吓得另三个小偷作鸟兽散赶紧逃窜。

2004年早春的一天,陈峥与搭档钱成以及女搭档许维媛一起在徐闻路上反扒。在徐家汇车站发现了两个疑似抓手。三人不约而同地跟上对象。不久,果然一个男子从衣服内侧下用手用双面刀割开乘客腰部手机外套底部,偷走手机后,迅速撤离。

钱成上去抓抓手时,对方也不言语,迅速拔出弹簧刀对小钱捅去。陈峥在后面见状,敏感地意识到对方有刀,便大声断喝:“住手,我们是警察!”对方一咯噔,尚未反应过来,陈峥迅疾扑上去抓住对象的右手,钱成趁机将其摔倒在地,弹簧刀摔了出来,两人配合默契地给其上铐。另一个对象老实束手就擒,两人被铐在了一起带回了队里。

更危险的是2008年9月的一天上午,陈峥与刘嘉勇、袁锋等同事在愚园路44路车站执行任务时,突然听到一个女孩对边上的男子大声喊道:“你干啥翻我的包?”对方凶狠地说:“谁偷你的东西?”袁锋是警校的散打冠军,他发现情况后,立即出手抓住了对象,正当他准备给对方戴手铐时,其边上的同伙在袁锋的背后突然举起一块厚厚的水泥板对着他的脑袋砸去,陈峥反应极快,倏地冲上去推掉大石块高喊:“不许动!警察!”

对方见来者是女人,突然对着她的胸口就是一拳,陈峥被打得生疼,与此同时,周围的同事赵斌、董董理、吕海江等人一起冲过来,两个对象见状撒腿就跑。队员们配合默契地两人一组拼命地追赶,追了两公里才将两个抓手擒住。

反扒民警每天徒手与歹徒打交道,危险每天都随时发生。公交分局已有一半以上的民警受过伤,他们每天与歹徒人贴人,面对面地对峙,有时猝不及防,对手会突然拔出利刃,这就要靠加强自我保护和彼此关照。

20. 档案被调走了

燕子说:“用电脑查,还可以调工厂的档案。实在不行,还可以派人到山西去。”老谭问:“那还不是要跑出去盯梢?会不会很危险?你又不是警察!为什么要做这个?”“放心。有专业的调查师呢!我是项目经理,不用亲自做那些。”斐济的事情肯定不能让老谭知道,否则明天就会被拉回芝加哥。

“是不是那个什么档案拿到,就能查出来了?能随便拿到么?那什么档案。”老谭边吃边问。“工商档案。应该可以的,不过要等几天。因为那家机械厂的档案在万沅县工商局。”“要自己去山西拿?”“不用。让服务商去就好。他们有渠道,拿出来的信息更详细。”老谭撇撇嘴:“还是偷偷摸摸的事!快吃吧。十点了,明早还要上班。”

“叮咚”一声,又是十点发来的。手机的声音惊心动魄。这次却是个不同的号码:“明晚有时间么?”这回真是高翔。燕子已经记住了他的号码。他果然知道燕子的手机。这么说来,那些匿名短信也有可能他发的?燕子宁可那短信是他发的。可如果是他,为何要用两个不同的手机?老谭怒目而视,却忍住没吭声。他最讨厌燕子在吃饭的时候摆弄手机。燕子慌忙把短信删了,低头吃饭。皮包里却又突突地震了两下。是黑莓。燕子不得不看。

果然是Steve的邮件:“Dinner进展如何?你还有两周时间。”燕子举起黑莓晃一晃:“老板的email。催我交报告呢!这是公司发的。”“你老板这么晚还在做工?”“也许吧。反正他在哪儿都能发email。”Steve神出鬼没,谁知他这会儿在哪儿。

其实Steve此时就在办公室里。他手拿电话,声音小得出奇,尽管公司里只有他一人:“133035xxxx33,我要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三天以后给我!”

第二天一早,托盘放在燕子床头。蛋香四溢。牙膏挤在牙刷上。风衣挂在门边,皮鞋和皮包一尘不染。

老谭提着两个大塑料袋,送燕子下楼。塑料袋里是两罐腰果,几包巧克力:“拿去给公司里的人吃。面子上的事不能不做的!”

两人并肩走在楼梯上。电梯坏了两天了,卡在一楼和二楼之间。幸亏电梯里没人。这消息老谭早晨出门买菜时听扫楼道的阿姨讲的。燕子不禁心中诧异:“不要用电梯!走楼梯!”发这短信的人,显然已经知道电梯要坏。到底是谁发的短信?那并非高翔的号码。今晚她有没有时间?老谭细心体贴,只是脾气有点坏。这时不该想起高翔。燕子对老谭说:“中午来公司找我吧,给你吃好吃的!”

小宝马缓缓驶向地库出口,老谭肥大的旧T恤从后视镜里消失,燕子眼前一片光明,是个初冬明媚的清晨。

“谢小姐,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万沅机械厂的档案拿不到了。”隔着电话,也能看到服务商一脸歉意。梨山机械厂的档案一早被上级单位调走了,不知何时归还。运气实在不好。如果早一天提取万沅机械厂的档案,现在已经拿到复印件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燕子抬头看看四周。Steve办公室大门紧闭。Tina座位空着,大概去洗手间了。老方抱着茶杯吸溜。只能找老方请教。

老方眯缝起眼睛,看着茶叶在杯子里漂:“其实档案没有的,咱都能打听出来。”还是实地调查。这不是燕子能做主的。燕子起身往外走,在前厅遇到Tina。Tina刚去过洗手间,指尖还湿答答的。燕子把和老方的对话复述给Tina。Tina撇撇嘴:“他就指望去做实地调查呢,查不出东西来怎么办?”“可万沅机械厂是关键,没它的信息,咱就寸步难行了。”“Steve发话了吗?同意派老方去做实地调查?”燕子摇摇头:“今天就没看见他。”“好像出差了,早上好像听Linda说过来着。”

有人突然进门铃。燕子和Tina同时转身。老谭站在门外,T恤和运动裤换成西装,周身不自在。燕子抢着去按墙上的开关。Tina向她挤眉弄眼,燕子假装没看见,手却停在开关上,待Tina走进公司里去。Tina知道燕子已婚,可她并不知道燕子的老公比燕子大25岁。燕子在公司使用的名字是“Yan Xie”,除了Steve,没人知道她护照上其冬印的是“Yan Tan”。

黄雀

秘密调查师 永城

